

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23 1956



蠶尾集卷三

齊南王士禎貽上甫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
保諡忠毅孟公神道碑銘

公孟氏諱喬芳別字心亭其先徐州人始祖某明
洪武間從燕王就國靖難立戰功世襲官永平衛
遂爲永平人九傳至國用歷寧夏總兵官生公少
儻任俠不屑經生章句入鄉塾輒侮其師夜取

父廐馬渡河匿杜氏遂之京師鳴弓擊劍鬪雞走馬諸勲戚小侯爭邀致之歸永平發陰符伏讀暇卽出城南射獵發必洞札歲庚午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太宗奇之引置左右木期年擢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彖事屢從太宗征伐大凌河錦州松杏寧遠皆著戰功順治元年甲申世祖章皇帝義師入關定李自成之亂公帷幄中籌策居多自成戰敗竄歸關中公帥師追之由燕南下河北三郡踰太行出河東所至軍食壺漿以迎王師遂入關直抵長安九月關中

平就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駐西安亡何賊渠賀珍數萬衆圍西安公遣諸將陳德軍西門任珍軍北門往來馳突賊退追北至永壽賀珍遁去是時張獻忠尚據蜀二年冬十月遣總兵官范蘇等討之伏兵葑溪茅溝子鏖戰白水青川屢破之斬獲無算以反間計殺賊帥況益禽劉心虎遂收龍安先是武大定作亂固原戕殺寧夏巡撫餘孽未殲三年五月公至固原遣任珍討白天壽等禽斬之授計總兵官劉芳名禽寧夏賊王元焦浴遣陳德討鎮原賊姬

蛟王總管降之固原西北平十一月遣任珍陳德
馬寧討賀珍劉二虎於興安十二月任珍討胡向
宸於蕎麥山四年正月斬向宸於板橋四月任珍
斬孫守法於藥箭寨十一月禽米國珍於漫營山
寨興安悉平八月遣補艾馬寧討馬德於亂麻川
追至河兒平斬之九月遣張勇劉友元禽賀洪器
於安家川攻李明義堡寨克之禽明義環慶賊平
時秦賊據險負固者實繁有徒公授策陳德王平
等招青觜寨賊折自明三十六寨賊渠王希榮
轆鹽寨賊高一祥皆降之斬天峰寨賊張貴五年夏

四月河西徇米喇印丁國棟作亂甘涼皆爲賊有
渡河而東連破蘭岷臨洮據之薄鞏昌關輔大震
朝議發禁旅援勦公密奏止之而請身任其事
自統大軍駐秦州遣馬寧救鞏昌會趙光瑞軍大
戰於廣武坡逐北七十里斬首三千級遂解鞏昌
之圍賊據臨洮岷州內官營以數萬計公分大軍
三路以進遣張勇陳萬略取臨洮馬寧劉友元取
內官營趙光瑞佟透取岷洮河三州勇敗賊於馬
韓山斬首七百級光瑞敗賊於梅川禽丁光射斬
首二千級寧直搗內官營破之斬首八百級岷洮

河三州皆復閏四月公自鞏昌至蘭州勇寧光瑞
皆會師蘭州城下攻拔之別遣光瑞追丁嘉陞於
舊洮州戰於野狐橋嘉陞遁去土番土目馬休完
卜襲斬之復舊洮州五月張三耀斬米喇印於古
城窟傳首軍前七月公至涼州八月至甘州賊攖
城固守公夜命將士設伏自然炬坐帳中招幕僚
高會行炙痛飲彈琵琶醉歌不輟矢落帳前如雨
左右皆錯愕公談笑自如不爲動頃之伏兵四起
擊鼓震天賊已面縛獻帳下矣遂遣張勇乘夜襲
之而身與提督滿兵昂邦章京傅夸蟾及馬寧齊

陞趙光瑞諸將繼之賊食盡乞降已而復叛六年
正月親督攻甘州勇寧光瑞賈勇先登拔之逐北
至北山斬首八千級是時丁國棟奔肅州立土倫
太爲王子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種番人爲
都督火者而自爲總兵官據城固守時出掠武威
張掖酒泉地會大同姜瓖反其黨虞印韓昭宣等
衆號三十萬攻陷蒲州公旋師河上而畱馬寧張
勇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諸將克肅州巷戰十日
斬首五千級土倫太國棟及其黨黑二哈只等皆
伏誅傳首三邊河西悉平八月公自潼關渡河諸

將根太趙光瑞復蒲州斬首七千級遂進兵臨晉
猗氏斬賊元帥白璋禽監軍道衛登方復平陽諸
郡縣虞印韓昭宣等走據運城九月諸將狄應魁
趙光瑞沈應時根太杜米等攻拔之斬虞印韓昭
宣平陽寇悉平七年三月世祖章皇帝嘉公勲
勞進兵部尚書照舊管事八年六月遣諸將馬寧
等討劉宏才於北山大戰於保安禽其軍師苗惠
民再戰於合水縣禽宏才以歸延慶餘賊悉平十
年九月趙光瑞討孫守金於紫陽洞山禽之公在
秦十年凡撫賊脅從一十七萬六千有奇公豁達

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所愛駿馬諸將或徑取
以去詰之對曰欲得此馬爲公殺賊耳公捧腹大
笑遂賜之其他寶刀良鎧之屬諸將目屬輒以賜
之有功者輒力獎拔不限資格起偏裨至大將或
爵通侯者如張勇馬寧趙光瑞任珍陳德狄應魁
劉友元沈應時趙良棟輩皆是也諸寇旣殄於是
疏豁陝西荒糧以甦民累靖盜源又上屯田奏曰
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荒田最多虧正賦不貲深
山大谷虎狼所窟地方多事議裁兵則不可惟有
屯田之一法旣可足食亦可強兵而弭盜安民亦

在乎是矣 上可其奏以白士麟等五人分屯延慶平固及西安鳳翔諸郡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千有奇民屯歲收糧米一萬六千有奇省協餉無算又條奏省兵略曰秦省七鎮及督撫各標官兵計九萬八千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額真兵每歲共需餉銀三百五十九萬餘兩而秦賦熟糧并錢息僅一百八十六萬有奇缺額者一百七十餘萬年復一年後將難繼近日逆賊叛孽以次削平各鎮之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興安界連三省應照舊額餘如延綏寧夏固原臨鞏四

鎮標下宜各留兵三千分中左右三營領之所餘之兵固鎮撥五百人隸慶陽協守餘五千五百人可省也漢羌駐平西王固山大兵應裁去總兵官設城守副將統兵一千人隸興鎮餘兵撥防黑水峪漢陰縣各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兵提督四千人駐省會宜留二千協同滿兵征勦餘二千人可省也各道標兵盡易屯兵免其起科延鎮定邊神木等處無屯兵者止用守兵計所省又二千餘人約共省兵一萬二千有奇歲可省餉銀三十一萬兩有奇皆報可又疏陳蜀地戰守之計

曰蜀接壤秦楚自唐宋以來在所必取今獻賊蹂躪之餘所在焚掠人民死徙大兵架入恒苦轉運之艱且水泉多毒飲之則人馬皆病是以兩經捷伐未克底績今大兵撤至保寧殺賊殆盡斷當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以四川右路總兵官馬寧統馬兵精銳三千駐之以爲漢中藩籬以步兵五千分駐保寧迤北廣元昭化之間爲屯種久遠之計令平西王駐漢中相爲犄角戰可制勝守可固圍兵食有賴不苦運輸流亡來歸漸可生聚從此規取全蜀易易也以本地之糧養本地之兵兵心旣固

民情亦安舉動罔不利矣或狃一時之見撤兵漢中則保寧咽喉之地必爲賊有東而紫陽西鄉西而階州文縣中而寧羗陽平之間凡諸險要賊得與我共之三秦且無寧日矣臣故決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不可輕移尺寸棄以資賊其固山額真之兵當暫撤以紓秦民轉餉之勞皆見施行九年入覲京師 賜內廐御馬二 詔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加太子太保還西安十年命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累疏乞休慰留不允冬十二月以病乞骸骨始允之加少保馳驛回京而公已薨於位

年六十訃聞 上震悼 命內大臣酌酒匱前
諭祭三壇 錫以碑文加贈太保 賜諡忠毅
賜甲第一區白金千兩以順治十七年葬於京西
蔡公莊之東公狀貌偉碩腰腹十圍望見者驚爲
神人諸將憚其威嚴而樂其坦易性不甚讀書每
令人誦文書於側坦腹聽之鼾睡如雷偶誤一字
輒驚寤曰誤矣人以爲神公生於萬曆乙未薨於
順治甲午階光祿大夫守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
處軍務兼理糧餉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祖

考延勲考國用皆贈光祿大夫如其官祖妣張氏
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配卜
氏艾氏皆贈一品夫人王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
熊臣汀州府知府熊飛浙江道監察御史熊彌襲
父職阿思哈尼哈番孫九人續祖康熙丙辰進士
大理寺評事繼祖刑部筆帖式綿祖國學生繹祖
襲阿思哈尼哈番緝祖廣東連州知州縉祖綸祖
國學生維祖阿思哈尼哈番紘祖銘曰

粵定鼎初巨寇西僨維司馬公威稜遐震電激兩
河騰馳三晉遂指嶠函雍涼掃汛 天子曰咨汝

維坐鎮蠡爾遺孽豕啼螿奮有銍未膏有鼓未豐
公撫其徠乃戕厥愠先勝後戰神機獨運告成三
載底綏八郡凡公之績成於善任桓桓武臣以威
以信發縱指示所嚮斯躋天篤眷公展厥底蘊秦
川旣寧河西復焮酒泉起傾金城告禋天水傳烽
咸陽偏近談笑禦之指搢而燼雲中逆命狂如飲
鳩睽賜跳跟河東爲甚返旆渡河叛臣是問摧其
藩籬斷其鞬鞞賊勢分崩獲醜執訊疆圉旣奠遠
敷棠蔭撫此瘡痍育以暘潤方略亟上請奏不靳
省兵擇吏屯開農訓擊鼓歛函以樂田畷露積崇

墉車輸充物流冗四歸下荒殘丕振秦地無虞川師
繼進井絡重開鯨鯢膏刃天造草昧公功爲儁於
赫孟公功高益慎帝曰吁來驂駟入覲何以錫
之天閑神駿詔行馳道光賁中禁保障秦蜀才
唯汝僅欽哉汝往勿辭勞瘁公乞骸骨申命重巽
鞠躬盡瘁卒歸以櫬文人貞吉行險而順雲雷方
屯經綸奮迅帥秦十載袞衣金印八水同流二華
比峻風虎雲龍會逢堯舜神爲列星生符瑞讖像
列雲臺恩施祚胤刻示豐碑以永令聞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故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長山王公以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考終於里第以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初三日葬於邑東郊先壠之次其子廷鸞等遣使請銘余乃列次其家世行事而爲之序曰公諱楨字大木號雨嵐其先直隸之棗強人始祖繼安遷長山卜居孝水之南數傳至孝爲靈壁尉孝生東漢東漢生廕廕生重明是爲公考以明經官山西沁州同知以公貴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生八子公長也公弱冠補上庠有聲場屋順治乙酉世祖章皇帝龍飛首科領鄉薦明年丙戌

成進士以二甲高第除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年再行鄉試公分校得故吏部尚書諡恭定郝公惟訥等十二人已丑考選授兵科給事中癸巳轉吏科右給事中掌登聞鼓尋轉吏科左給事中乙未分校禮闈得故太常寺少卿尹君源進等二十一人得人之盛前後無與比丙申進戶科都給事中公四歷諫垣疏數十上皆關國計民生之大者東省賦役國初仍明季故額公力陳其弊濟甯東三郡得除荒糧數萬餘頃民困以甦時方嚴窩逃之例廷議窩主遣戍籍沒隣佑保甲出銀給逃

人主家公病法太重上疏其略曰既經發配宜照充軍例止發一夫一妻家口田產宜免追論至保甲給銀倘遇極貧之人必至蕩產傾家是一逃而傾數家之產宜寬其禁世祖章皇帝躋之卒從公議壬辰癸巳閒黃河衝決畿南山東以及河南江北流亡載道公疏請責令地方官設法安置一時全活無算陝西西安諸州縣輸運本色糧米以供兵食每一石抵銀一兩值歲稔米騰貴每石價四兩糴諸市而四之輸諸官而一之秦民困苦幾不聊生陝督以疏聞部覆曰例也公上疏爭之其

略曰秦中年來水旱屢告今以納米之故以四兩之銀止完一金之正賦是一年而納四年之糧也民何以堪之夫兵者所以衛民民窮則亂生况秦地西接羌番萬一急而走險變生不測所費豈止數百萬之金錢哉自是罷民輸米國朝以來鄉試副榜准貢閒遇恩例始行公上副榜克貢一疏永著爲例至嚴鎮將之駐防定八旗之官制與夫查叛產興屯田斟酌帶征之條通融解米之法皆條奏施行他如川廣缺員就近推陞守令量才煩簡互調方面之陞遷太速糧道之專責無功嚴

核存畱急更協濟等疏皆關切時政之尤者又外
糾貪吏之鑽營內指大臣之縱恣悉蒙 乾斷立
賜罷斥公荷 世祖章皇帝知遇最深每入 奏
詢及鄉里父母存亡恩意曲至一日 賜九列大
臣褒忠錄臺諫與者僅三人公與焉其膺 眷注
如此戊戌陞太常寺少卿公以父春秋高乞假歸
又二年遂致仕公器量凝重平生無疾言怒色在
言路侃侃正論不引嫌不避怨不撻拾細故以飾
虛譽庶幾矯矯古風節之臣矣假令迴翔廊廟游
至崇階其所樹立豈出古人下哉顧奉身而退棲

遲於山巔水涯者至三十年之久識者以未竟其
用爲 朝廷惜然公於出處之際亦有足多者矣
公生於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距其卒得
年八十元配韓繼配孫并有婦德母儀今祔葬子
十人某某女五人適某某孫男二十四人舉於鄉
者某孫女二十一人曾孫八人銘曰

嗚呼太常古人風直諫強毅性所鍾進則矯矯爲
雲龍橫掃寥廓意氣雄退則杳杳爲冥鴻勁翮飄
搖謝樊籠福祉在天道在躬聿享遐年厥報豐子
孫奕奕芝蘭叢鳳毛麟角光大東逝水東歸月墮

空長白之陰松栢桐我作新銘納幽宮天荒地老
相始終

中奉大夫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

副使韓公墓誌銘

公韓氏諱庭芑字燕翼其先棗強人始祖瑜徙濟
南之青城瑜生相舉人知鄆陵縣相生齊舉人知
鎮安縣贈福建道監察御史四子長曰一左官訓
導是爲公高祖祖父泉縣諸生是爲公會祖祖父
元功縣諸生是爲公祖父考諱太素三子公其季
也早爲諸生有名順治丙戌再行鄉試舉解額第

四壬辰舉禮部改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授工科
給事中疏劾工部侍郎傅某罷之會世祖章皇
帝以卿寺翰林臺省官出爲監司公在選中轉分
巡河西道僉事備兵寧夏寧夏邊郡人不知學公
謀於巡撫黃中丞疏請闡中別立字號定取一二
人以勸學者得旨允行是科丁酉得雋者二人
遂著爲例寧夏兵素驕公繩以法爲之厲禁自是
亡敢馘法者居四年遷分守下湖南道叅議駐寶
慶總兵官王平者同城居公與交相得懽甚兵用
戢而民不擾楚俗尚巫巫以禍福挾人民甘受其

鞭笞不爲怪久益狂悖乃至以刃斷人臂公捕置
諸法民初駭之旣乃悅服境內有濂溪先生祠亂
後廢圯出俸錢修葺之遷分巡瓊州道副使兼理
學政瓊鎮總兵官高進庫素跋扈視督撫大吏蔑
如也公獨枝拄之不少屈兵虐民者逮治之與將
卒約勿擾市肆凡鬻物一錢之直必準市價商賈
負擔咸安焉靖南王駐廣州旗人暴橫有司莫敢
問一日有三人跨馬佩刀登公之堂自稱藩人睨
睨自如公縛之而以狀申三院靖南爲謝過乃已
自是藩人亡敢橫海南者遷分守金衢道叅政遇

今上登極覃恩進階中奉大夫贈父如其官母
封太淑人會禁旅入閩芻艾屨所需咄嗟立辦
師行而民忘其勞居無何以裁缺歸甲辰丁母憂
庚戌起補江西督糧道叅政江西漕事當積弊之
後積逋三十餘萬前官降謫死二者至十五人人
爲公難之公毅然曰夸娥移山精衛填海江漕卽
難視山海有閒矣吾樂爲其易誰爲其難者於是
鈎稽積案如理亂絲如察三隧得其糾紛膏肓所
以然者乃昌言於巡撫董中丞曰伏見江西督糧
一道覆轍相望無一能善全其後詎皆不肖而自

取罪戾乎究其本源厥有數端曰實荒之屯田未
清也逃亡之漕課未豁也缺額之運船僉造無從
也山邑之漕米轉運維艱也以及運弁久挂之漕
欠州縣借兌之南糧官役侵蝕那移之款項未清
而追補迄無歸著也前後凡數萬言不啻痛哭流
涕閱三載完解積逋銀六萬兩有奇米三萬五千
石有奇又請蠲寧州新喻新淦廬陵諸州縣南昌
九江二衛荒絕不能賠補者運弁旗丁及州縣官
吏那移折耗漂沒浥爛積年無徵者本折又幾二
十萬於是案牘一洗囹圄空虛軍民感公德相率

建祠於滕王閣之右癸丑以前湖南開荒奏報失
實部議降級公怡然解組歸得般水西別業候仙
園長松蔭庭飛流激澗日嘯咏其閒無復用世意
矣次子逢麻令武康迎養解舍銅官風渚閒幅巾
筇杖時以山水自娛逾十載壬戌始起補天津海
防道副使癸亥遂移疾歸里又六年卒公恂恂恭
謹與人遊處如飲醇醪一當盤錯則光芒迸出惜
其浮湛監司二十餘年雖所至有以自見而猶未
竟其用也公事親孝事兄恭通籍後盡推田宅於
二兄宗族子弟才而嚮學者必資給推輓之淄川

丘璐官揚州同知適官錢罪且及孥公解金贈之
無吝色其於鄉黨皆此類也逢庶令武康自矢飲
前溪一杯水又少年有幹局積猾巨盜爲之屏息
公入其疆艤舟村塢屏去騶從遇父老婦穉訪令
治行旣得實乃大喜抵縣署謂曰吾誠不意孺子
爲吏能至於是蓋公之教於家者又如此生以萬
曆四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七
月二十一日年七十一配郭氏累封淑人子二人
逢庶選貢生朝城縣教諭先卒逢庶貢監牛廣西
新寧州知州女三人張安吉子身繡李祚之其子

也孫四人逢庶子一中吉早卒逢庶子三牧吉澤
吉津吉津吉立爲逢庶後孫女三人銘曰

公直門下始爲諫官詎厭承明出佐外藩士歌鹿
鳴邊人尸祝手編虎鬚驕王懼伏盤根錯節力媿
夸娥章貢湯湯流此恩波獨樂園中八節灘畔良
苗懷新冷風送善白山之陰錦水之陽宜爾子孫
山高水長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慕

廬葉公墓誌銘

吾友楚葉君并叔以康熙丁卯五月一日卒於家

將易簣顧謂子道復曰我卽死必奚先生蘇嶺狀
吾行王先生阮亭誌吾墓石庚午道復舉於鄉公
車至京師來謁泣將治命且授蘇嶺之狀予諾之
而未暇以爲癸酉冬又至再拜申前請曰父命也
非先生言無以慰地下乃感亡友之意而序之按
狀君諱封先世王氏籍浙西之嘉興父錦林公諱長青嗣
於中表葉翁始氏葉錦林二子伯王守字正則君
次也崇禎末錦林自高要丞遷黃州衛經歷巡撫
都御史何公騰蛟才公檄攝黃陂令時賊張獻忠
陷黃陂民流竄城覆于隍公安輯萬方民稍歸

城亦完固舉最遷知永明縣未赴殉節死陂人德
公畱占籍焉久之徙居武昌縣痛父死官守奉母
至孝母歿家益貧讀書益自刻苦所居在樊山下
黃岡王宗伯澤弘以翰林里居月夜汎舟樊湖聞
有書聲出菰蘆中先悲惋而後怡悅如懶瓚之在
衡山者覺有異曰必井叔也迹之果然順治丁酉
舉於鄉己亥成進士康熙癸卯除延平府推官君
自爲諸生固窮至是冰蘖自矢吏畏而民愛之俗
爲一變延有巨猾善持官府短長吏不敢問君按
誅其魁餘皆屏息靖南王駐閩旗丁肆虐八郡君

繩以法不少貸其不畏強禦如此而矜慎折獄每
斷一重囚中夜執筆踟躕不忍下前後減殊死罪
二十八人他郡有寃者皆願得君讞之漳州有大
姓同室鬪終訟不已君決以片言訓以友恭遂相
持泣下爲兄弟如初嘗曰古者刑以弼教吾敢以
鉤距爲能事哉未幾裁理官改知登封縣其在登
封也勸開墾革火耗平徭役厚儲侍息諍訟禮學
校興教化一切以經術治之登封治嵩山下有虎
患君齋三日移牒於神引咎自責自是患絕縣距
河五百里歲派河夫民費不貲胥吏夤緣爲奸利

君條十事上之巡撫佟勤信曰公鳳彩納其言疏
民夫爲官雇鄰郡悉歌詠之嵩陽書院舊祀二程
子其側有宋崇福宮故址廢且久君稽史籍得司
馬文正公以下曾以宰執領宮使者凡十有二人
爲主祠之時其祭祀選博士弟子有文行者講肄
其中又置田若干畝以爲俎豆飲食之需自爲之
記手葺嵩志二十一卷又旁搜漢唐以來碑版文
字別爲石刻集記二卷辯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
薛尚功焉己酉爲同考官甲寅滇逆變作禁旅四
出踐更旁午羽檄沓至君勞心撫字事集而民不

知乙卯遷西城兵馬司指揮指揮號俗吏清流率
恥爲之君一以清靜爲治暇卽與其僚莆田林君
堯英賦詩相倡和今刑部侍郎田公雯都御史宋
公犖前國子祭酒曹君禾故給事中王君又旦吏
部郎中顏君光敏輩相與推輓風雅大興予嘗評
次爲十子詩海內談士以爲口實戊午有旨中
外官舉博學鴻儒以備顧問君與焉是時諸號
爲名士高蹈丘園者率宛顏舉詞望走朝貴之門
伺闈人喜怒以爲欣戚君獨處委巷雀羅在戶明
年卒報罷需次補部主事歸里壬戌再至京師未

幾又歸往來杯湖退谷之間自號退翁君性澹泊
無紛華之好惟嗜讀書尤精爾雅說文訓故工於
篆隸其自登封入爲兵馬指揮也介其宗人文敏
公方藹以詩贄予予終卷告之曰君延平以前詩
未也嵩山諸詩格高韻絕不減古人當別爲專集
以行爲之序而傳之於是諸君子交引重名動薦
紳閒矣君之放歸又嘗寄己未庚申之作及郢中
懷古詩二十篇屬予論次其風格益高凡予所不
可君應手竄改或竟剗削不自愛惜虛懷善下交
遊中罕見其比所著嵩山詩集嵩山志嵩陽石刻

集記已庚詩郢中懷古詩皆予所論次辛壬詩則自廣陵寄予未及卒業而君死矣悲哉又以韻書譌舛編緝刊正未成書而病且革謂道復曰吾母終時求一縑素不可得斂我當以布衣又曰喪葬一遵家禮勿事浮屠勿惑風水語畢而逝及部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君已前歿生以天啟癸亥十二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五元配張氏封宜人與君共貧賤憂患有壺德先九年卒君命予誌其墓君知登封遇 覃恩 勅授文林郎官兵馬司指揮奉 恩詔加一級 誥授奉直大夫妻封孺人

再封宜人子男子五道復康熙庚午舉人道臨候選州同知道謙道恒道豫子女子二人適王一鯤楊廷燕孫男三人德潤德潛德溥以某年月日葬某阡系以銘曰

本聲叟解巾仕用經術飾吏事延津劍緱山笙鑿臣心如水清翔儒林泳文苑給筆札開東觀譬于田志獲禽詭而遇非我心歸去來樊山下釣洄中招退者歸去來兜率天雷遺蛻此山邊

勅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前直隸棗強縣縣丞行健趙先生墓誌銘

康熙壬子予有蜀役蜀士之才美者多從遊而西
克二趙子心抃心普兄弟九卓犖奇偉因獲聞其
尊人行健先生之賢又二十四年心抃官給事中
與予同在京師於是先生年八十餘矣而神明不
衰每家書至皆蠅頭細書所以教誠心抃者不啻
辟耳提命以爲先生期頤未有艾也無何心抃視
河報 命歸而先生訃聞心抃擗踊泣血次先生
行述稽首來乞銘嗚呼予以通門之舊仰止先生
餘二十年矣其忍不銘按家乘趙氏之先本秦人
明初徙蜀西克至良佐者有學行稱石橋處士處

士子純純子延年家益起好施予鄉鄰待以舉火
者恒數百家有二子長永慶次卽先生諱長慶行
健其字先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有聲 世祖章
皇帝順治十年甲午始以拔貢入國學謁選人得
棗強縣丞爲政平恕蒞事明決令長取裁焉縣有
大繇役輒倚辦事訖而民不知勞故上官重之有
加禮俾署高邑武邑兩縣治狀著聞兩縣人尸祝
之會以武邑逃人案誑誤去官縣之父老子弟籲
畱不可則宿春糧泣涕走送百里外其感人如此
先生旣歸開門授徒戶屢恒滿其訓心抃兄弟曰

讀聖賢書貴明義理非祇佔俾章句梯榮媒利爲
仕進羔鴈也人能將賢賢易色吾日三省吾身二
章身體而力行之其去聖賢不遠富貴利達非所
知也先生事父母至孝喪葬一遵古禮兄歿撫兩
從子如子崇禎末蜀大疫里有一室七人同日併
命者先生往經紀其喪無所畏避先生父病彌留
舉逋欠契劓百紙悉焚之曰天災流行變難將作
吾得正首丘幸矣彼窶人子勿更苦之先生泣受
教及獻賊躡蜀屠戮靡孑遺齒豁狼籍道路亂定
先生率僮僕躬自收瘞匝月乃畢將瘞雲雷驟作

雨大至先生跪禱曰天豈不欲劫餘枯骨復于土
耶抑某心未誠不蒙神鑒耶禱竟而霽人皆異之
先生自祖父陰行爲善至是益好行其德大亂之
後家僅具饘粥而親鄰之不能葬不能婚嫁者調
給無倦色鄉人以不平來訴先飲之酒乃婉言以
明其是非人率悅服一邑化之以鬪諍爲恥獄訟
爲之衰息康熙十三年吳三桂作逆僞檄至蜀脅
士大夫先生挈諸子遁山谷以免亡何賊平先生
乃復故廬謂心抃曰天威撻伐四方寧謐子可
出而仕矣心抃令太平以課最入爲兵科給事中

守先生之教罔敢墮其以給事需次歸也先生
教之曰小子幸叨 聖恩備員諫官補闕拾遺是
其職也勿默默則曠官勿激激則近名小子慎之
心抃居門下省一載章十數上皆關天下大計而
立言一本忠厚識者謂得諫官之體蓋先生之教
也康熙三十三年冬心抃奉 簡命視河工於淮
揚明年二月還京師而先生考終於家無疾坐逝
若禪定然先生生以萬曆辛亥卒以康熙甲戌春
秋八十有四官棗強縣丞 勅封文林郎山西太
平縣知縣配李氏 勅贈孀人有闔德龜勉有無

以成先生之志先卒若干年子男子三人心抃壬
子科舉人內府兵科給事中心普壬子科副榜貢
生心鼎縣學增生子女子二人適何祚蕃李昭治
孫五人梓櫟松柏柝系之銘曰

南岷之山靈氣輪囷仙人所家以葆厥真行同王
烈居近何岷孰曰幽宮闔臺與鄰華表歸來福爾
後昆

聖皇集卷四

濟南王士禎 貽上甫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謚文襄 靳公

誌銘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總督河道提督軍

務兵部尚書靳公勤勞王事卒於位所司以聞

上震悼思卹有加禮謚曰文襄於是其孤兵部職

方員外郎治豫等將奉公柩大葬於滿城縣之

賜旣既刻 王言於豐碑蛟龍屬 巖照耀萬古用

終 國恩又謀刻隧道之石以屬不佞士禎士禎
不得辭竊惟國家乘昌明之運創久大之業則必
有鴻駿非常之人名世間出以亮天功其力可以
任大事其識可以決大疑其才可以成大功其忠
誠可以結 主知定浮議卒使上下交孚功成名
立而天下後世莫不信之用能紀績惇史譽流無
窮若斯公者是其人已按狀公諱輔字紫垣其先
濟南歷城人也明洪武中始祖清以百戶從軍成
遂遂爲遼陽人陣亡得世襲千戶數傳至守臣守
臣生國卿國卿生應選歷官通政使司右參議郎

公考也以公貴三世俱 皇贈光祿大夫總督河
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
生有至性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年十九入翰林
爲編修朝章國故已極博綜遷兵部職方司郎中
通政使司右通政遂進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
康熙十年 特簡巡撫安徽等處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會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加一品服俸皖屬
頻旱民多流冗公力求民瘼歸者數千家鳳陽田
野多蕪不治公上補救三疏一曰募民開荒二曰
給木勸墾三曰六年陞科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

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
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
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
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
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既有資澇復有洩雖
雨暘稍愆卒不爲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
遇水旱卽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豈無凶年莫如
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音也然井田自
取至滄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
其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畝二十畝爲一畝以地三

畝有奇爲二十畝中之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
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
開溝之土卽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
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
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
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旣通
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
經界旣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
舉行而適滇閩變作皖居三楚要害其南歙郡逼
處閩疆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埃遠偵探武備大

振巨寇宋標者踞歙郡山中爲亂聲撼遠近以奇計禽之於巢湖上流以安部議省驛遞之費以佐軍饟事下直省巡撫條議公疏謂省費莫先省事今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員馳奏糜費孔多計惟事關軍機必用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一騎足供三事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錢百餘萬兩加兵部尚書十六年河決江淮閒上稔公才特命移皖江之節以原官總督河道時河道大壞自蕭縣以下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決於北者橫流宿遷沐陽海州安東等州縣決於南

者滙洪澤湖轉決下河七州縣清口運道盡塞公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可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胷中徹首尾而治之庶有瘳乎遂以經理河工事宜條爲八疏奏之大略謂事有當師古者有當酌今者有當分別先後者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旨以因勢利導爲主廷議以軍興饟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清江浦以下不浚不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沙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黃

河之南岸不堤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堤則山
以東必遭衝潰故築堤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
後無緩急今不爲一勞永逸之計年年築塞年年
潰敗往鑒昭然不惟勞民傷財迄無所底而河事
且日壞疏上 廷議如前 上以河道關係重大
併下前後 廷議使再具奏公乃備陳利害 上
悉如所請已又疏請河之兩岸設減水壩使暴漲
隨減不至傷堤 上復俞之蓋 上深知公忠果
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而用之公感激 知遇
仰秉 廟謨不憚胼胝不辭艱鉅不恤恩怨不數

年黃淮兩河悉歸故道漕運以通清水潭工淮揚
閒號稱首險蓋全淮之水挾黃河倒灌之水自高
堰決入高寶兩湖轉決於此爲下河七州縣受水
門戶屢塞屢決至勞 宵旰者累年公越潭避險
從淺所築堤遂用底績先是大司空估計潭工非
六十萬不可至是費僅十萬而功成省水衡錢巨
萬又請裁冗員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
武弁凡採柳運料下埽打椿增卑修薄諸務畫地
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諉卸中飽諸弊悉絕
凡公所爲懲因循謀經久皆此類也十七年冬疏

報湖河決口盡行閉合 上嘉悅優詔批荅褒勉
有加先是南北兩運口乃漕艘必由之道而運與
黃通時爲河飽歲須挑浚官民交病北口舊在徐
州之留城東徙宿遷之皂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
時苦淤澱公於皂河迤東挑河二十里以束運河
之水又謂凡水性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使新河高
於黃河二尺則黃不能入運而南口則移其閘於
淮內使全受淮水淮清黃濁沙不得停卽或黃強
淮弱灌必不久淮水一發淤卽淘汰無餘兩運口
既治數百年風害頓除又謂水性本柔乘風則剛

板石諸工力不能禦乃於洪澤湖增築坦坡殺水
之怒以衛堤復督河官沿河植柳以備埽而固堤
堤乃益堅歸不遠購防河之法至是大備二十三
年 車駕南巡視河 天顏有喜 御書閱河堤
詩一章 賜公及佳哈 御舟 上用帷幙皆異
數也黃淮兩河旣歸故道於是疏請開中河三百
里專導山東之水初山東沂泗汶沭諸水一當暴
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沐海七州縣民田無算且滙
入黃河黃水益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以趨清口
上流橫潰則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

漕艘道出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險買夫輓
溜費且不訾中河既成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
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為 國家
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之下
云公治河首尾十年決排疏淪因勢利導使三瀆
各得其所而河以大治二十六年 詔問治淮揚
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竟治上河與羣議
異言者蠶起公遂罷二十八年春 上再南巡視
河公迎於淮安 上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
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

居三載 上念公功不怠凡三 命閱河一
召對三十一年 特旨起公田閒以原官總督河
道以老病辭不許會陝西西鳳二府災有 旨截
畱南漕二十萬石沂河而上備貯蒲州以賑秦民
仍 命公董其役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 上念
公老病再 賜佳哈御舟以旌異之公至即經畫
西運周詳曲至自清河至滎澤以達三門底柱安
流無恙始終不役一夫而事集西運將竣遂以病
狀疏聞 特命公長子治豫馳驛省視而 命公
歸淮上調理時公病已劇猶疏陳兩河善後之策

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豁開河築堤廢田
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 上特命大學士
張公玉書尚書圖納公尚書熊公賜履前後往相
度清釐之尋復以病求罷 上猶不許而 命治
豫往視疾未至再疏求罷始得請則公以是日考
終官舍矣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
疏上聞 上臨軒歎息靈輻既歸 特命入都城
返厝其家前此所未有也 命大臣侍衛奠酒
賜茶 命禮部議 賜祭葬 命內閣議易名
賜諡文襄飾終之典一時無兩嗚呼公於君臣遇

合之際以功名靖獻以恩禮始終得於天者可謂
厚矣公著治河書十二卷前後奏疏若干卷嘗論
古今治河成敗之故略曰今經生言河事莫不侈
談賈讓三策愚以爲不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
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
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
河流不知黃河所經卑卽淤高數年之後水從何
放且禹貢言九州旣陂所謂陂卽今之堤也蓋水
流甚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築堤約束水經由卑
地能不漫潰乎讓謂繕完故堤增卑倍薄乃爲下

策是故與禹貢相反讓之智顧出神馬上哉其持
論如此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堤東水功乃
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後之人可考按而得公之
用心與其所以底績者亦千古河防之龜鏡也公
天性孝友事通政公無唾洩跛倚世父副使公彥
選無子喪葬盡禮從伯父承選歿遺一孤子延師
訓之爲完婚娶謀生產愛弟郎中弼南安知府襄
不殊一身撫弟子如子居家嚴肅儼若朝典作宗
譜家訓俾子姓世守之仕稍貴卽建家廟凡吉凶
祭葬幣祝日時之儀皆斟酌古禮參互於司馬文

正公朱文公之說著之家乘平生不苟言笑一言
之出終身可復行已齊家類多可書不具論論其
大者而功名尤在治河一專其利益在國家其
德澤在生民卒之食少事多鞠躬盡瘁古所謂社
稷臣公無愧矣公生於天聰七年癸酉卒於康熙
三十一年壬申得年六十元配楊氏累贈一品夫
人繼配白氏累贈一品夫人子四治豫兵部職方
清吏司員外郎兼管佐領治雍渾源州知州治魯
八品官治齊教諭女二適高某朱某孫八人樹基
樹喬樹滋樹畹樹玉樹德樹功廣寧曾孫一人系

之銘曰

黃河萬里來崑崙下歷積石經龍門決排疏瀹禹
績存九川從此乃滌源漢歌瓠子淇竹殫沈馬玉
璧勞至尊大河日徙東南奔波濤沸鬱愁魚鼉
帝命寶臣康厥屯乘樁蹈毳忘朝餼河伯效靈波
云云河淮不復憂清渾揚徐千里禾稼繁漕艘百
萬如騰騫維 帝念公錫便蕃功成十載德弗誼
公騎箕尾民煩寃巷哭過車于舉幡黃腸祕器
賜東園豐碑金粟開高原天祿辟邪左右躡雲車
風馬無朝昏山重水掩安且敦千秋萬世宜子孫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墓

誌銘

公姓王氏諱澧字楚先別字蘭陔吳之常熟人曾
祖有德祖先龍世以隱德重鄉里父中恬先生曰
俞登明崇禎癸未進士知餘姚縣餘姚二子公次
居長少就學外塾同學富人子持梁刺齒肥公方
貧窶并日而食不屑也文舉曰起母周安
人謂中恬先生曰公小時視兒子今日何如先生
徐笑曰似不如也中恬先生老於公車壬午署六
合縣教諭流寇躡安廬間淮東震驚公渡江省侍

因下帷金陵鷲峰寺是秋舉鄉試明年癸未與中
恬先生同舉禮部初公鄉試名第與中恬先生同
至是成進士又同時人異焉順治九年以巡撫周
中丞薦除行人司行人兩奉使江西河南以廉
慎稱十四年分較順天鄉試明年舉禮部者七人
方是時南北科場議大起同事者率不免公孤潔
自持卒超然是非之外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會設
專官采木塞外乃以公往木產朶顏三衛地蒙古
諸部落散處其間東自一片石西迄潮河川邊城
千有餘里高山穹谷長松茂林虧蔽天日其隘口

有三曰桃林曰潘家曰古北終明世無輪蹏跡順
治初商人始請出塞伐木供內地之用工部購其
巨者以備火工一株不啻二百餘金廷議以為非
計特設滿漢司屬各一員予勅印專往采辦而
禁商人毋出關官既創設無掌故可稽公躬歷山
險擇其近溪澗可開場者數十所計材木之巨細
人夫之多寡道里之遠近以定工費絲分縷析著
為章程歲省水衡錢二算十七年改都水司主事
權關南新關多市猾飛而食肉率以漏木稅為詞
訟牒旁午關使者亦利之為冠蓋餽遺地公慨然

曰卽如是萬金入賓客之橐而善良破千家之產
矣吾不爲也自是雀鼠頓絕是時閩方用兵十八
年郎將軍帥所部三萬人駐杭屯江潯薪烝匱乏
闌取商木公力言將軍下令厲禁軍中肅然亡敢
犯康熙元年使竣還 朝旋有治河南旺之 命
遷屯田司員外郎尋進刑部浙江司郎中異時泉
關分司爲優游吏隱之地使者每歲三月巡行有
泉十七州縣高坐行署中召吏受成命循故事而
已公曰泉源興廢河漕攸係使者受 命於朝敢
自暇逸乎單騎徧歷諸泉履巉巖窮幽窅水縈路

紆無弗至視其源之通塞流之疏滯而從事焉往
往佳泉殊境猿鳥路絕居人有老死不識軒蓋者
見公來皆驚詫聚觀以爲異三載搜廢泉若干浚
新泉若干排其支速其滙使岱畎之水涓滴皆入
運河於是漕艘便利東南歲漕四十萬石銜尾抵
通潞無愆期者公之功爲多四年報 命入京師
始蒞西曹甫旬日平反死罪一人立斬者五人物
論翕然而公以兩尊人皆年七十遂堅歸養之志
歸五年連居內外艱終制起補雲南司郎中遇
恩詔加一級未幾復以病乞歸歸十七年乃卒公

性孝友祖母戴順治中被旌而綽楔未立餘姚之
歿也以屬公公泣受命及葬落成告几筵而後行
待第漢恩義兼至漢署溧陽諭有疾公挾良醫晝
夜倍道視之漢尋愈而公病作遂以不起居家有
禮法朔望日子弟勝衣以上以次揖拜規重矩疊
儼若朝典族子欲粥先塋宰木以完官逋公聞之
代完逋仍償其直木得不伐凡族之婚嫁喪葬皆
取辦於公無倦色尤篤故舊聞座主之喪爲位而
哭盡心喪之禮江西朱生者座主子也年三十貧
未授室公力任之比公之歿朱已抱孫乙卯僑寓

任城適常熟舊令鍾某子以訪故人漂泊逆旅公
慨然曰奈何使吾君之子流落至此分客裝資之
行歸田後時邀致二三老友相羊山水間以爲娛
樂親故造門雖鶉衣百結與講釣禮其厚德類如
是有司重其行誼鄉飲酒禮五爲大賓其歿也祀
於鄉校君子以爲宜公生以萬曆丙辰卒以康熙
三十一年壬申得年七十有七配徐安人子三人
世棐奕堂世傑孫十三人曾孫四人銘曰
虞山之松丸丸爾寢孔安尚湖之水湜湜爾神游
息生爲典型歿祭於社來者矜式過車斯下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丘

公墓誌銘

公丘氏諱象升字曙戒世爲山陽人曾王父嵩縣諸生王父廩皇贈朝議大夫父俊孫明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寧道右叅政母張淑人公叅政公第三子幼而聰警日讀書盈寸年十五爲諸生遭兵亂與家人相失逃歸夜陷湖中浮沈數里不死若有神助亂定益發憤讀書旁及詩歌古文皆有神解與弟象隨齊名號爲二丘順治辛卯貢入太學甲午中順天鄉試明年乙

未成進士改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御試屢在

高等賜宴賜衣寵賚甚厚丁酉授編修戊戌會

試爲同考官所得二十有八人率當世名士己亥

進侍講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調瓊州府通判去

禁近就冗散又涉炎海萬里冒風濤不測之險人

皆爲公惜之而公尸然旣之官道出徐聞縣縣防

兵以餉不至大譁城門晝閉公直前諭之曰我瓊

州別駕也適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汝曹姑待

三日則士飽馬騰孰與逆行干紀相率而受赤族

之誅乎吾勉爲若畱待餉至然後發耳逕叩關入

使者署弛裝臥士卒聞公言遂解甲以聽亡何餉
果至官弁兵民泣拜於途曰公活我瓊倅職司撫
黎黎酋恃險遠數梗王化公曰是不可以文諭而
惠結也密檄民兵簡其精銳自將以出黎出不意
皆大驚鳥獸散禽斬首亂數人餘悉懾伏瓊賦舊
越海解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兵
民交病公建議以爲畱瓊之賦餉瓊之兵其事便
遂著爲令至今行之平南王駐粵藩人橫甚督撫
大吏以下亡敢誰何者適檄公攝廣州海防事金
某者尚氏壻也爲藩翼總兵官慕公名願納交公

亦深與相結久益狎乃乘閒說之曰公爲名藩上
佐又貴爲王壻奉 天子命久鎮東粵粵民望公
如父母今粵之奸猾不逞憑藉藩下以良民爲魚
肉而供其刀俎利歸此輩而王及公等皆負惡名
不佞誠爲公惜之金愀然變色前請曰某闇淺慮
不及此然且奈何公曰是易耳公誠聞於王廉渠
魁數人誅之解散其黨一灑藩下之恥粵民德主
兼德公事在反手閒耳金起謝曰微公吾不聞此
言於是啟王下令凡民間被旗害者以告竟其獄
論死者十人鞭三十六人笞四十三人還民田廬

八聖廟身卷四
十一
畜牧無算廣人大悅或詣公謝則曰此王之德金
公之力吾何與焉尋奉裁缺之命歸里丙午補
武昌府通判會有通城民變之事通城武昌下邑
也明末疊罹寇亂令張起者徵舊逋鞭扑旁午民
不堪命於是崇仙修竹梓木三里之民攘臂而起
大呼薄城令逃匿巡撫中丞聞變集議於庭僉曰
發兵擊之便公獨曰不然通城民困久矣本年條
銀南漕二米一時並徵民力已不支况重以積逋
乎令奉行無狀敲扑輟累草菅民命愚民無告故
挺而走險宥之則皆赤子也宜遣一文吏單騎往

諭以朝廷德意不治已往可不崇朝而定何張
皇爲中丞曰善是無逾君者公受命冒雪倍道而
馳未至三十里乘輿張蓋徐傳呼至城下諭之曰
吾奉中丞命來活汝曹汝知之乎抗賦干紀法無
赦但念汝曹迫酷吏情非得已姑賞汝死自今日
以前無知觸法皆弗聽治汝曹宜前被自新以稱
中丞矜全至意若怙惡不悛大兵至無噍類矣通
民初猶疑貳公爲文誓城隍之神通民聞之皆流
涕詣公稽首謝曰天幸賜公活吾儕小人之命公
又請於中丞緩其征輸民益大喜過望是役也所

李氏集卷四
其

全活凡數千人庚戌以內艱歸戊午起補大理寺
左寺副吳逆倡亂滇中軍民爲所煽惑有逃人五
十等悔悟自歸部議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
律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之文爭之力且
曰方賊跳梁時良民脅從者衆若絕其歸命之誠
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
資寇兵非計之得也衆躉公言明日駁正上制
曰可因著爲例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
母者父不能制憤語其子曰爲我手刃之子受命
殺之而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公持之曰春秋書

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
親卽凡人耳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不
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某從父治命手刃父讐
自拘司敗而以大逆傅重辟其無乃非春秋之義
乎遂以兩議上詔特原之大學士高陽李文勤
公歎曰朝廷須用經術士於丘君見之矣壬戌公
念叅政公春秋高以病請歸省侍子舍者五年丙
寅叅政公棄養甫終制而公病遂不起年甫六十
有一京師士大夫聞者皆太息以爲未竟其用也
公事二親至孝與弟宮洗象隨尤友愛以文章道

德相師友白首無違言甥王侃早失怙誨之讀書
成立又倡諸弟建宗祠以終叅政公志其睦於族
黨皆類此與人交不以生死易心錢塘胡介歿有
寡女不遠千里歲賙卹之久而不衰旣病猶較刊
斲應昇張養重遺集刻成慨然曰吾乃今可報二
友於地下矣公戊戌所得士如吏部侍郎王君封
滌翰林侍講譚君篆給事中姚君祖頊王君追騏
吏部員外郎崔君爾仰等皆爲世聞人而上蔡張
沐以理學起中州號爲大儒其他以文章知名如
嚴肩輦向大觀史尚轍俞灝輩指不勝屈故世以

公爲知人所著敲音入燕嶺海白雲草堂諸集多
至數十卷生以明崇禎己巳七月二十二日卒以
康熙己巳十一月初三日階承德郎官大理寺左
寺副前翰林院侍講娶楊氏封安人子七人達過
邁遠迥述廸過出爲兄後邁嗣爲宮洗子達遠皆
早卒女子六人適楊雯李師翔周雲書劉繼祖喬
崇烈周允學予與公同年論交最久在詞林又於
公爲後進宮洗以狀來請銘言念平生不覺出涕
銘曰
登車不落爲著作公才早達乃獲落遠浮南溟化

鯨鰐單車談笑安荆鄂久以干將試盤錯入爲法
宮尤諤諤丹筆平反恥畫諾始爲龍攄終屈蠖淮
水湯湯氣磅礴天降玉棺非石槨昌厥後人增式
廓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王公墓誌銘

公諱壘字宜兄世爲沂州人相傳晉太保睢陵元
公裔也始興之後蕃於江左其散在故土者世代
遠不可考明弘正間槐亭公彬始以儒術起家爲
廣文官生心齋公之屏領嘉靖丙午鄉薦是爲高
祖王父之屏生錫勇錫勇生納陞納陞生如升則

公考也公年十三補州學生遭明季大亂總兵官
閻某公姑之夫也方鎮淮陰往依之嘗從閻追賊
於邳州之邢家樓賊脅居民拒守旣破賊閻怒將
盡誅其俘公曰民多賊少倉卒被脅非得已也概
誅之將失民心乃下令曰外來流民罪當赦其趨
左賊悉趨左於是按誅之而釋居民之被脅者活
數百人亂定歸里益發憤下帷受知兗東道蔣君
鳴玉提學道戴君京曾遇以國士甲午舉省試明
年乙未舉禮部戊戌殿試在高等世祖章皇
帝親簡庶常公在選中以應對失次黜落歸丁外

巖居亡何山東有賊于七之變妄男子飛章告密
遂禡公章服酷吏鍛鍊周內幾興大獄會楚人吳
升東來爲登州推官力雪之事得白猶未牽復也
公無意仕進躬耕課讀於桑梓利害如痂瘝之切
於已戊申山東地大震沂尤甚他邑公與郡人前
戶部侍郎宋公之普指困以倡好義者得糧數千
石比戶計口而給元旦露處弗恤也又力白監司
徐君惺請蠲請賑沂人無死徙者艾山龍女祠相
傳甚靈異旱魃爲虐公輒率里人齋禱數有驗晚
構靜山園憩寂其中嘗夢神人衣冠甚偉來謁曰

公素急桑梓當豫謀之詎可自逸於此覺而異之
未幾淫雨河魚大上民多仳離公歎曰神告我哉
爲書上監司李君煒請蠲賑又條議救荒事宜皆
施行全活無算其爲德於鄉如此宋楊二大姓以
鼠雀構難奸人抵巇以爲利公憤之力爲排解遂
釋怨爲婚媾人尤多之歲壬子伏闕上書理前
事得旨牽復應內閣中書舍人試丁巳秋再行
鄉試充順天同考官得王誥生以冠解額後入翰
林尋以母病告歸自是不復出矣公少業制舉甚
工劉君魯檜者於公爲外兄弟公力磨琢玉之於

成遂舉進士既老益獎進後學不衰自創義館以
來學者又告有司立義學於右軍祠聘單父進士
盧君爲諸生師助之脰脯其誨人不倦如此甲子
長孫者臣應順天試遂魁一經人謂有天道云公
之事親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其侍范張兩太君
疾也不櫛不矧禱於天乞以身代其居喪也哀禮
無不足者故州閭稱其孝叔如式少客江淮迎歸
爲謀居止完室家以慰王母如幾避兵南徙不返
奉季母嫁幼妹皆身任之族兄竣流離滇雲四十
載爲辦裝趨歸又置田宅以娛其老嘗買一女子

舉止不類人奴他日其父至自禹城曰亂離相失
二十年矣已適人乎曰已受聘其夫猶未他娶也
公惻然義之立使攜歸完其夫婦處親族鄉黨率
有恩義故遠近稱其仁晚志養生之術恒與子姓
言將以已巳長至後拜辭墳墓入西山屆期召親
知告別又二日更闌呼水盥沐畢入小寢端坐而
逝嗚呼其亦近乎達生者矣公卒妾傅氏年十九
不食三日從容自縊匱側內外宗族集者數百人
咸驚歎流涕公之教於家者可知也生以明天啟
癸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得年六十有七官

鄉試君中副車戊子中丞以第一領解額明年中
會試入翰林君益鍵戶發憤揣摩初君兄弟同業
毛詩至是以春秋領丁酉鄉薦明年成進士康熙
元年謁選得思南府推官二年改補寧國府推官
矜慎庶獄以明允稱施侍讀閏章梅大理錫劉光
祿楷皆宛陵人也爲作祥刑遺愛錄時君去宛餘
十年矣癸卯爲同考試官得十人其九人成進士
如汪懋麟倪長犀龍光輩皆名士六年裁李官補
廣宗縣知縣未幾以內艱歸而父通政公春秋高
君無意仕進久之以通政公命勉謁選人補望江

縣知縣至望江日首謁魏公靈施祠下誓以古天
爲師清吏胥緩征徭嚴保甲望江人歌之曰伊君
之清清莫比但飲雷池一杯水二十七年武昌叛
卒倡亂漢黃皆被兵皖屬震鄰而望江與黃梅壤
相錯訛言繁興君集父老謂曰賊蟻附豕突旦夕
必潰望江城小而堅賊卽至不能旦夕下但嚴備
以待之大軍雲合賊四面受敵自救且不暇豈能
頓兵數百里外爭此彈丸哉已而賊敗滅如君言
其遇變鎮定如此居望江七載縣人戴如父母白
居易之稱信陵也祇撫孤嫠一語而震澤編載信

陵行事亦僅著其禱雨文云云他政事無傳焉君之施於望江者雖未能件繫書之其視信陵不旣多乎是歲通政公考終於家訃聞縣人罷市農泣於野女泣於閨大吏皆歎息其去曰令去誰爲繼者其感人之深至此歸里卻掃三徑無行迹通政公旣葬君年近七十乃決計不出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一日感微疾竟卒距其生明天啟甲子得年七十又一伊氏以恭謹仁厚世其家至君兄弟始以文章經術顯名當代而君連蹇下僚特自淬厲以廉潔慈惠著聞其令望江政事尤在人口後來

史官必有特書之者惜事蹟已多散軼不獲件繫如丹易于之例略据所聞以文隧道之石異時或比諸白氏之詩云爾公娶鄭氏 勅封孺人子二人作梅矩女二人適于某韓逢庠孫若干人銘曰麴葬望江未葬桐鄉皖郡之人于祀烝嘗君歸故鄉皖人懷止下馬之陵嗚呼在此

故孝廉馮君墓誌銘

康熙乙亥冬十二月馮舍人廷樾馳書京師請誌其先人孝廉君之墓其言曰先君子以甲辰八月十六日棄不孝而逝也迄丙辰十月初六日始葬

於曹村之阡相距蓋十年而墓石闕焉今又二十
年矣不孝適有母之喪將以丙子三月十六日啟
窆以祔敢以誌請予讀其述質而不華謹而不溢
而君之質行實有可書者予與君以順治八年舉
於鄉爲同年籍中凡百人倏忽四十餘年所謂百
人者乃今無十人在而君之歿且三十年宰木拱
矣循覽今昔愴然以悲君馮氏諱沛字雲生世卽
墨人遷德州數傳至仲選移居董子祠側君曾祖
也嘉楨始治儒術君祖也君少卓犖負奇疎眉廣
額而多髯人呼曰髯仲從遊故太常卿王公都之

門稱高第弟子明末天下亂避地衛河之西葺園
廬讀古書暇則攜漁具臨流終日凡緯蕭織箔魚
網蟹斲手自爲之悉皆精妙遇者以爲涪翁漁父
之流也亂定中辛卯鄉試君性狷介不屑與世俯
仰然亦不爲蘄絕之行嘗畜小伶度曲時時召親
故置酒高會或圍碁博簋跌宕自喜晝引賓客夜
則然燭視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也君素重意氣赴
人之急如其私姊之夫爲里人仇陷君忼慨白有
司得解仇遂并罄君事已乃杜門謝交游日爲子
弟授周易孝經是時君年四十餘矣君事祖母至

孝母壽終君哀毀踰制未葬遂不起年四十有九
廷樾之幼也君誠之曰士不得志漁於水樵於山
佯狂於市無不可者惟不可挾媚道以事人吾聞
之趨勢者市井之行也阿意者妾婦之道也一或
失身萬事瓦裂慎之哉廷樾居京師十年孤詣獨
行目不識貴游所舍人謂君有子克自立而不知
君之教者豫也漢陳萬年誠其子咸咸睡頭觸屏
風怒詰之對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以視君
父子閒何如予讀六朝諸名士史傳多稱述清談
奕棊馬稍諸細事王介甫誌建安章君亦但言其

讀書通大指善音樂書畫奕棊而已君雖不得志
於時年不及五十迹其平生欽寄跌宕豈愧名士
哉君初娶於周繼娶於曹皆贈孺人行治相望胥
有令譽又繼郭孺人而廷樾曹出也郭撫之三十
年不啻所生而廷樾事郭如君之事祖母亦至孝
里人兩稱之廷樾登康熙二十一年壬戌進士官
內閣中書舍人君贈如其官女一適趙廷諫早卒
孫一炎系以銘曰
負俗不羈才足以有爲而命止於斯有子而賢以
大君之年以永君之傳百世不遷維曹村之阡

作也霜臯先生姓王氏諱世德字克承始祖玉明
洪武中自無錫遷北平從靖難之師陣亡白溝河
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父炳本生父耀先生少襲
世職常居禁中宿衛大朝得侍仗下糾儀號貴近
而錦衣衛職司糾察自紀綱門達諸人已來多威
福自恣大憝市猾因緣爲奸利屢興大獄至末流
未已先生獨心惡之邏卒告密輒寢罷崇禎末天
下大亂人主孤立於上朝臣方持門戶競爲朋黨
不復以國事爲意先生慨然謂人曰今天下有大
弊四戡亂保邦須經濟才制科以虛文取之所取

非所用弊一廷臣日以門戶恩讐相傾軋賢者不
免弊二右文左武刀筆吏得持將帥短長弊三三
營官軍詭寄糜餉者什八九倉卒有變不知何以
待之弊四將上書極言不果平居鬱鬱不自得一
夕夢天子授節鉞出國門甲騎萬餘旌旗鼓吹震
耀數十里軍容甚盛自擐甲躍馬而馳馬蹶驚寤
疽發於左股血流不止其義烈發憤如是甲申三
月賊李自成陷京師先生方徼巡北城拔刀將引
決僕楊坤抱持奪刀挽馬趨金剛寺是時先生妻
魏恭人已率諸婦女赴井死以長子潔匿寺中僧

大門者素善先生相持而哭以僧服進遂祝髮聞道奔淮南僑居安宜與梁鶴林以樟卜鄰偕隱所與遊皆逸民高衲嘗憤野史誣罔不可傳信後世歎歔扼腕奮筆作崇禎遺錄一卷自序曰先帝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勤十七載卒以亡國嗚呼天乎其人耶臣小臣日侍左右知禍所從來非無故矣上卽位誅逆璫斥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所謂儒臣者率庸劣狡橫唯知背公死黨致疆場日蹙盜賊蠭起環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用人求奇才以圖匡濟卽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門

戶膠牢不可破解如其黨力護持之非其黨縱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國家安危曾莫之恤使天子循衆議以用人既不效排衆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輾轉相循賊勢已熾天子孑然孤立旁皇無所措而宗社隨之嗚呼家國淪亡誰之罪歟每召對大臣竊聞天語諮詢天下大計諸臣非慚汗不能對卽齷齪舉老生常談塞責閒有一二忠鯁敢言又迂疎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恨之且夫魏璫竊國柄威震天下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聲色手剪

除之此固非中主所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
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自暇逸使君臣一德將
相協恭卽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躬殉
社稷中宮就縊公主手刃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
於先帝亡國之痛未有痛於先帝者也乃失身不
肖之徒自顧不免清議肆爲誹謗或曰寵田妃任
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用以致亡或曰好自
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已誤國之
罪轉相告語且筆之書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臣
用是切齒腐心深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與失德

之主同類並譏者矣故錄所見聞凡野史之謬者
正之遺者補之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不得
肆其誣蠱異時史筆或有取焉蓋先生一生之志
畢託是書康熙十八年 詔修明史徵遺書四方
有司錄其副上史館先生之歿也次子源以手藁
殉葬嗚呼可以瞑矣生萬曆癸丑卒 大清康熙
癸酉壽八十有一配徐贈恭人繼魏封恭人繼蕭
子二潔生員前卒源康熙癸酉順天舉人以古文
名孫一某先生嘗爲金吾宜稱官今稱霜臯先生
者先生隱安宜以霜臯名其居嘗以自號從先生

志也系之銘曰

生於燕老於楚返葬青門爰得我所後世讀其書者或以為冬青之霽山過其藏者或以為汝社之羣羽

文學張君墓誌銘

康熙辛未予奉命典南宮之役鎖院得張子拱極文奇之既榜發張子殿焉予悵然久之既而張子來謁其人恂恂篤行君子也已而述其父文學君言行乞言以銘隧道之石子乃知張子之文行能矯然自拔於流俗者蓋其先人之教云按文學

君諱建斗字冲碧其先鳳翔人也曾祖某遷三原父某生君兄弟二人少相友愛共處不忍離析君為諸生有聲而兄早歿視兄子純如己子久之純求析爨君勉徇其意亡何盡蕩其產君召與共處如初未幾純復求析君割己產之半予之無愠色純歸居鳳翔而君遷醴泉純復蕩其產君數自醴泉躬往視之月給薪米無倦純死迎其家至醴泉共處如初為兩孤畢婚娶閭黨稱之其孝友為人所難能如此君讀書日寸許研精性理之學或加以橫逆犯而不校居三原時值明末兵亂君微服

將出至城門爲邏者所得時星月皎然忽雷雨晦
冥君竟獲免于讀范曄書獨行傳敘述李充繆彤
事爲之掩卷太息夫修身謹行整齊風俗必自齊
家始齊家必自仁讓始此聖賢之教儒行之首也
考君行事視彼二子者豈有慝歟庸特書之以告
惇史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娶秦氏繼申氏
王氏喬氏子二拱極康熙辛未進士拱宸皆喬出
孫四炯焜燦某銘曰
溫溫恭人張仲孝友鬱鬱佳城池陽谷口我銘堅
石與之悠久

法慶靈轡禪師塔銘

臨濟一宗傳三十世至天童密雲和尚而極盛座
下龍象蹴踏諸方一傳而爲木陳忞公際遇 世
祖章皇帝 賜號弘覺國師再傳爲天岸昇公順
治中亦 賜紫衣有 旨住青州法慶寺師卽岸
公嗣法弟子也諱元中字靈轡姓謝氏河閒任丘
人父廷璠天啟辛酉舉人母徐師七歲入小學輒
問塾師讀書能不死耶塾師駭然九歲父殉難死
卽懷出世之志十九歲母歿終制遂投濟北寺釋
照菴出家逾年受淵源律師具戒源每中夜見師

經行持經呪不輟曰子法器也當求向上事師謂
律五夏乃許習禪源曰子根器猛利律豈爲汝設
哉密菴開講長白九蓮菴師往聽說金剛般若因
侍密之萊州閱首楞嚴至阿難不知心處大疑寢
食俱廢聞國師領衆青州大覺院懷香往叩之國
師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經七日大惑不解
哭泣竟日時岸公爲首座落堂問師汝向父母未
生前道一句師方擬議岸急掩其口曰道道師不
會岸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又無
對岸便打曰鈍置煞人師忽有省自是下語輒契

從國師北遊入內道場

賜紫國師南還岸公

主大覺師爲侍者三載南覲國師於揚州龍津禪
院國師再住天童屬鑑首座住龍津師又爲鑑侍
者一夕晚參鑑問師百文豈拂子甚麼意旨師一
喝又問挂拂子舊處又作麼生師拂袖便出鑑領
之依龍津三載歸省岸公青州歷書記西堂領首
座遂付法印時三十二歲矣又三歲岸公省國師
於金粟命師攝院事時 勅賜大覺爲法慶寺緇
流雲涌川赴師攝堂頭十載岸公示寂金粟遺命
主法慶康熙十三年丙寅五月也上堂南堂靜

禪師約法三章一者日裏一餐二者夜裏一寢三者山門頭佛殿裏東行西行不得踏破常住磚南堂條律森嚴凜不可犯容勿令人作太平姦賊法慶亦有三章一者喫飯不許喫著一粒米二者著衣不許挂著一縷絲三者山門頭佛殿裏東行西行不許動著腳跟主法慶十五年坐曲象床道風遐暢各動諸方煅煉錯錘刮骨見髓如獅子搏象兔必用金力如醍醐甘露灌頂沁心入其室者如鐵壁銀山不可梯傍如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高峰所謂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不能動會勘辦人殺活人

詳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

非徒以口舌爭勝負者比也師天性至孝父孝廉殉難死謁文士為誌傳自撰家譜躬詣濟北寺茶毘雉染照菴師入塔岸公示寂金粟建塔於餘姚之鹿宕岡棲雲院又築法塔於法慶西北隅貯語錄諸書不佞竊見當世名流晚而逃禪者於其傳衣本師溫清定省不啻如手裏之親雲水過里會不一上先人之冢顧我復我遂等行路心甚薄之觀師行事彼非名教之罪人乎順治己亥予以前進士里居曾謁岸公於法慶未遑扣擊康熙癸丑廬居始與師有支許之契癸亥冬師遊京師與楊

水心居士雪中見過予賦詩爲贈云行忘石頭滑
坐愛地爐溫比其還山又賦詩送之云打包殘雪
映歸寺藥苗春甲子冬奉先司徒諱歸數承書問
不及追蓮社舊遊而師於戊辰九月以病退院矣
辛未十一月七日召衆云老僧去甚灑脫更無一
事衆云和尚大慈今日有何言教師應聲曰老僧
不病也不恁麼病也不恁麼十方世界無可無不
可遂寂然而逝住世六十二僧臘四十三得法弟
子某某銘曰

馬祖嫡子厥惟百丈黃蘗宗旨滄海大暢迄於天

童正令提唱何以接人德山痛棒諸大弟子巍巍
龍象三世洎師當仁不讓簾前賜紫賢愚皈嚮踞
獅子座全提向上本無去來何有得喪潭北湘南
請師塔樣

文學太液三兄墓誌

兄諱士鵠字志干別字太液自始祖由諸徙新城
世爲新城人兄先曾王王父戶部尚書累贈少師
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見峰公之曾孫王父浙江
右布政使贈 經筵講官戶部右侍郎康宇公之
第三孫世父文學曲江公之次子也母孫孺人以

烈節著兄生而謙慎與物無競家庭以孝友見稱
王父官蘇松叅政兄隨侍官舍從毘陵祝先生學
其後王父再遷爲浙藩以曲江公從而兄侍孫孺
人里居崇禎丁丑曲江公歿於武林比喪歸家人
始知之兄擗踊絕食者數日毀幾滅性後年且髦
矣每言含襲不及躬親未嘗不流涕也辛巳受知
學使鄞人錢清溪先生補博士弟子明年冬濟南
有警新城陷孫孺人投井死兄行求得之號泣入
井自負以出居喪泣血鄉黨稱孝而是時王父在
堂兄溫清定省如父母生存懼傷王父意也癸巳

歲試學使歛人張君黃嶽奇兄文拔第一文益有
名其冬王父考終里第兄佐先府君少司徒公治
喪禮內外斬斬甲午踏省門復被落絕意進取丁
酉科試輒不赴焚香下簾左右圖史雖一畝之宮
而竹徑花塢過者如入深林穹壑是時兄年甫四
十耳癸卯予官揚州兄往省司徒公居數月渡江
至宣城而返是後司徒公家居兄閒日必一省視
如王父在司徒公晚年意忽忽不樂好飲酒兄不
善飲酒然兄不在坐司徒公輒不歡每飲酒必召
兄漏盡燭跋未嘗以疲劼輒退如是者餘十年乙

丑司徒公棄養會予歸省遂廬居與兄比屋日相見予或數日不詣兄兄必策杖過予其後步履稍艱或以肩輿往迎致兄往往不肯就輿策杖一童子掖而行其謙慎如此已巳十一月予將赴京師私念兄老矣予方從政歸早暮未可知心怍怍然兄亦自以衰老不能視予京邸黯然不能別嗚呼詎謂此別竟永訣耶悲哉兄晚年以田廬授三子世事不復關懷抱惟以高王王父忠勤祠漸就傾圮倡族人殫力修葺雖老病日必一至瓴甃逋峭躬自料揀而籍記之以潰於成又於二世祖善行

公故居建祠自爲記述祖宗創始之艱將礪石陷諸壁工未訖而兄病不起悲哉兄與宗族鄉黨交一以媿睦退讓自居橫逆之加犯而不校久之其人自愧悔曰奈何悔善人族有閱牆者輒陳水源木本之誼以開導之或手自爲書千百言罕譬而曲喻之其言惻怛善入人人諒其至誠亡不感動悔悟者縣令崔君嘗曰王先生善人邑之三老五更也方舉鄉飲酒禮虛賓席以待兄固遜謝不敢當令顧益重之少工書於楷法尤精好自寫書書有殘缺必手自繕錄使卷袞完好乃已至老不衰

點畫精審亦不類老人書也少嗜古法書每得一
舊拓本必裝潢藏棄暇卽展玩臨摹以爲娛樂世
父所遺書畫珍惜之若護頭目更歲久兵燹一無
散失性淡泊甘貧約平居麤糲自適夏一葛冬一
襖褐而已出惟坦步雖五尺之童相遇造次必以
禮其歿也巷春罷相市人皆歎息泣下嗚呼非甚
盛德詎易致此哉兄初病瘍發於耳其後又生於
腋久之氣血虛耗馴至不起時康熙三十二年五
月二日也距其生前明萬曆四十六年四月二日
得年七十有六娶鄭氏前若干年卒繼彭氏又卒

繼李氏子三人啟澤縣學廩生鄭出啟潔庠生啟
濤廩生李出女子二人一適張億瞻鄭出一適畢
世推李出皆前卒孫二人兆杲兆果曾孫二人祖
喬祖鏗澤濤杲皆能文大兄之世者或在於此

紀母陳恭人墓誌銘

恭人陳氏順天文安人父某蒲縣知縣母苗早逝
事繼母鞏以孝聞年十四歸紀君子湘事君姑以
孝處婦姒以和姑病籲天願以身代時篝燈操作
箴紉佐子湘誦讀不輟子湘以順治十二年成進
士歷杭州推官徐州同知知漢陽府最後知鞏昌

府皆以恭人從雞鳴昧日勗勉如良師友其遠識
定力有士君子所難者無如徐州漢陽二事其在
徐州也值河漲城不浸者三版子湘泝瓶河于不
遑內顧時風雨大作堤瀕圯矣城中人爭登雲龍
山避水或謂恭人曷暫出恭人不可城卒無恙其
在漢陽會有滇寇之變子湘奉檄至武昌供行營
軍糈漢陽日數驚人皆走避湖中城郭闐如恭人
攜子女臧獲數十輩堅處危城曰吾不可先去以
為民望巡撫張公聞而嘉歎命假中丞儀仗迎入
武昌以旌異之凡恭人所為知大體臨大節不類

巾幗者如此其他如代子湘置筮生子三女二
人撫之均一人稱其慈丘嫂姜早世撫其兩女遣
嫁之視諸從子女子猶已出代謀婚嫁子湘兄孟
起給事卒官立遣長子入都經紀其喪歸人稱其
友其厚於族黨尤多可書者王氏姑早孀迎歸三
十餘年如事親之禮子湘從兄恭從子婦姜從姪
婿某皆貧不能葬葬之甥馬某才而貧迎置家
塾讀書卒為諸生從嫂趙孀且老歲時調之無倦
姪婿何某遊金陵家遭回祿迎姪女於家及卒為
治含斂人以為難恭人有異母弟肇行延師教之

成立從兄某卒於粵七千里歸其喪葬之其厚於
私家又如此子湘以辛未秋歸自鞏昌恭人以甲
戌秋八月遽嬰疾以卒子湘寓書曰粟里去官之
後遽奪吾耕饁之侶老夫忽忽不能自持子其為
敘述以緩吾悲可乎其言有深痛故不得辭恭人
生崇禎辛未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初封孺人再
封宜人進封恭人子男子六人遠宜邁宜述宜遠
宜邁宜蘧宜遠宜則恭人出也子女子五人王聲
鉉并鉞馮廷松郝士鑒劉懌其壻也孫一乾銘曰
二南之化始于宮闈流風先被大夫之妻蘋藻筐

宮列彼風詩直無媿焉女宗母師後有觀者視此
桓碑

呂孺人孫氏墓誌銘

孺人姓孫氏濟南鄒平人寧國府經歷坤野公諱
棻之孫諸生諱熙然之子母焦孺人年十五歸呂
君公憲以康熙丁卯歲卒年五十有八又五年辛
未乃克葬孺人年十一失怙焦孺人身兼鞠育一
燈繡績孺人與諸姊妹習女紅其側往往至夜分
及歸於呂公姑交賀娣姒宜之媪御皆喜舅元籟
公參湖南藩孺人任家棟綜理緯繡中外井井親

族緩急曲盡恩誼臧獲有過卒不予杖咸稱其仁
以愛子出爲兄後爲諸子女子畢婚嫁豐嗇皆中
禮教子女諸婦動合禮法及葬先舅姑附於身附
於棺勿之有悔一旦病痺喑不能言臥床第三載
爲二幼子經營娶婦神明不亂嗚呼可謂賢矣予
與孺人外兄弟也幼習孺人中間從政去鄉里不
相見者三十載丁卯家居讀禮孺人已久病兩過
視之孺人不能言直視哽咽而已子五人嗚壘嗚
雍鳴啟鳴球鳴颺鳴啟出爲伯父後女三人適某
某孫十人孫女七人曾孫二人銘曰

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柔順宜家淑慎厥躬而水渾
渫而山龍從千萬斯年衛此幽宮

誥封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

政耐翁吳先生墓表

無隸之鄉馬谷之陽有封若堂者是爲耐翁吳先
生之墓先生諱永肩字繩甫其先右北平之遷安
人始祖士安遷海豐占籍坊廓里數傳至明揚翁
諱志德以德壽爲鄉三老卽先生父也先生少應
童子試濟南遊南山牧鶴洞遇仙人其事甚秘旣
爲諸生屢不得志於有司而有子學憲君蘄然露

頭角先生喟然曰吾艱於遇大吾門以慰爾祖者
將在子乎則取先正之文鱗次八案親爲指授時
縣人吏部侍郎王公清方少先生見其文器之命
學憲君與遊曰王公國士也汝雖與同學宜師事
之學憲君以順治甲午舉於鄉迨康熙甲辰成進
士王公實以學士爲主司世謂先生知人云學憲
君令萬載會滇閩告警江西亂訛言日三至先生
居然曰吾子必無他已而學憲君以首報僞札督
撫密疏以聞得溫旨人咸服先生能知其子
學憲君能不辱其父父慈故子孝子孝故臣忠三

善備矣微先生以身教不及此滇南平學憲君以
前事徵入爲中書舍人稍遷戶部主事尋進刑部
郎中出提調雲南學政皆奉庭訓惟謹戊辰學憲
君歸自滇先生年已大耋尚無恙又二年乃考終
蓋春秋八十有六矣先生事父母至孝學憲君以
文皇后升祔覃恩封先生如其官以不逮明揚
翁愀然者久之崇禎庚辰辛巳二東大饑先生菽
菽不飽遇流冗顛踣道路輒多方賙給蒙袂輯屨
全活亡算學憲君旣通籍益好行其德緩急叩門
不以有無爲解值歲儉自糴於市以供餽粥而親

戚族黨待以舉火者甚衆故其生存則愛而慕之
其歿也聞者出涕春不歌杵不相皆曰善人亡矣
嗚呼善人國之紀也先生其無媿已乎居恒教子
孫曰犯而不校聖賢之學吾自號耐翁所以志也
又云渾厚勿涉模稜精明勿蹈刻薄彌留無他語
惟舉漢昭烈之言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
而爲之蓋其平生修身以教家者盡於此生以明
萬曆戊申卒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壽考與父明
揚翁齊年元配楊氏贈宜人繼高氏封宜人男子
二長卽學憲君自肅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今候

補布政使司參議次自治諸生女子三適王夢輔
楊棟基馮憲孫六人曾孫一人於是少司寇田公
旣銘其藏而瑯邪王士禎爲之表鏡諸樂石傳示
無窮

田母張太恭人墓表

母張氏德州儒家女父曰禎母之幼也女紅之外
教以書史輒能通知大義笄歸於田齊魯間所稱
蓼菴先生者也先生講學濟北開門授生徒號爲
經師母閨中實佐助之先生以順治辛卯舉於鄉
壬辰登第知浙之麗水縣未幾屬疾不起母泣曰

今相從地下易耳旅殯千里孰爲歸之藐茲諸孤孰鞠育之况錢穀事關國帑錙銖弗清雖欲歸骨丘壟庸可冀乎死易存孤難吾知所以自處矣壘蹕稍閒則取倉庫冊領勾稽籌算年經月緯具有條理不以假胥吏旣而攝篆者果難之母手自削牘請太守盤登金華守王君臨縣母以籍進攝者無以難也乃得攜諸孤間關三千里扶櫬以歸歸督諸子讀書而躬自紡績往往至戌夜旣而長子中丞雯中子太史需相繼登朝列華要母四膺詔封稱太恭人翔貴矣荆布蕭然不改其素亦不

樂居城市夏秋輒村居與農媪談田家事爲娛樂中丞撫吳撫黔太史在翰林母數戒以守官清勤上報國恩甘旨之外絲毫不以累諸子故兩君皆能於其職爲名臣母年七十親黨議稱壽母聞之以書示諸子曰汝昨來言里中先達及學校父老謀欲釀錢作爲屏幃爲吾壽者此親串盛心然揆諸情禮甚有所不可今爲汝曹言之按禮婦人無夫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不爲主名故春秋書紀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學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

別也後世禮意寢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
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進百金爲壽此蓋任俠之
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爲禮當如是耶吾自汝父歿
於官提攜幼弱千里扶襯含辛茹檠三十餘年闔
戶緝績以禮自守今幸汝曹皆成立四膺封命
足慰餘年然此中常有隱痛歲時臙臘兒女滿前
牽衣嬉笑輒怛怛心動念汝父之不及見故或中
坐歎息或輟箸而悲蓋三十年於此矣三十年吉
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强我爲主名其可
謂之禮乎頃者米價踊貴井里蕭然親故素多貧

乏若復合錢市糴爲未亡人進一日之甘是重吾
戾矣汝曹備官於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
安老人之情惟勿忽也其言必合經動必循禮如
此少工詩脫稿卽焚棄曰吾不願諸女孫效之也
所存惟茹茶吟三十章諸子刻附家乘余觀春秋
外傳所載魯敬姜之事可謂賢矣故仲尼予之以
爲別於男女之禮師亥曰謀而不犯微而昭矣歌
以詠之度於法矣故敬姜之賢古今不再覲也考
母行事庶無忝焉其爲聖人之所予必矣子三人
震辛丑甲辰進士累官巡撫江南貴州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需已未進士官翰林編修霖恩拔貢生
女一人適某孫八人曾孫二人中丞謀以康熙三
十一年二月十日奉柩合葬於蓼菴之阡而予爲
其表

亡室陳孺人行實

孺人姓陳氏其先江南宿松人始祖雲爲燕王府
護衛子順以軍功官龍虎衛指揮世襲濟寧衛指
揮同知遂隸籍爲濟寧人子忠歷官山東都指揮
使其後襲衛指揮終明世孺人祖貞仕爲鳳陽畱
守都司父允始失職爲州學生母苑氏有女三人

孺人居次生而婉嫵閒靜能推讓其姊妹甫鬢不
闕門而語歲丙辰九月子妻張淑人卒於家先司
徒公謂子中饋不可無人博求賢淑可以繼吾妻
者聞孺人賢乃聘之丁巳十月孺人至京師年十
六矣未幾邸中人皆曰孺人賢予每退食歸中外
井井不異張淑人在時予亦曰孺人信賢可以緩
吾悼亡之悲其明年正月予蒙 聖恩召對改翰
林侍講司徒公寄書曰新婦于歸未幾而汝登侍
從此宜家之祥也自予官翰林遷祭酒居京師凡
七八年孺人任家棟具有條理然天性慈柔或終

日默坐不聞譙訶而事無弗舉婢婦輩逮事張淑人者遇之必以禮兒沂五歲失恃來京邸孺人撫之有恩後爲娶婦皆孺人勞苦經營予不知沂之無母也甲子九月孺人生女旬日而予遷宮詹學士因命之曰宮是時 皇上東巡祭闕里 命近臣望秩名山大川古帝王陵寢而予有南海之役司徒公使兒沆來迎家累與予別安德孺人旣里居事司徒公盥漱溫清柔滑旨甘備極孝敬司徒公愈益重之謂有孺人在張淑人不死也命孺人每事與丘嫂齒諸嫂亦愛敬孺人忘年敦姊姒之

好孺人益退然自下不敢敵偶以是大小莫不宜之交口曰孺人賢也乙丑夏予歸自粵便道過里省覲司徒公數爲予稱孺人曰新婦孝能知大體居一月予復 命尋請告歸省而司徒公棄養矣歸見孺人苦次諸姊妹謂予司徒公病亟陳衣皆出孺人手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無悔予泣謝之自是歲時之祭哭必盡哀平居言及司徒公輒兩泣曰我翁待新婦恩禮厚矣不能終事何以報罔極萬分一蓋旣葬而哀慕不衰其純孝如此自乙丑迄己巳孺人皆里居綜理家政益習內外嫺黨

及子婦輩下逮臧獲益愛敬無異詞者庚午正月
子再補詹學三月遷御史中丞五月迎孺人來京
師家人皆攬袂泣涕不忍別居京邸又三年子自
中丞遷少司馬再遷少司農每陟一官孺人必相
勗勉以清勤酬主知子雖備位卿貳蕭然寒素
孺人手司出納往往以撙節佐之未嘗一語交謫
此尤賢也孺人素無疾疾辛未秋苑孺人訃聞哭
泣不食者數日遂病嗽藥而愈明年春夏嗽閒作
藥不甚効至八月嗽益甚十月晨起忽失血孺人
泣子甚憂之自是數更醫皆罔效而孺人日以憔悴

困臥牀第不復起矣癸酉元旦孺人病少聞雨
女拜牀下子強爲解顏以娛孺人元夕前數日張
燈榻前雖支綴倚枕猶能自力十四日病勢遽增
日以羸弱至四月十二日竟不起悲哉悲哉孺人
自聞母喪不進溢米肺病頓作纏綿藥裹竟以身
殉孺人之死死孝也旣彌留將陳篋衣顧曰徐之
移時乃曰可矣移正寢遂瞑悲哉孺人訣別無他
語但曰君受國恩深重致身九卿當黽勉服官
以圖報稱遇下人當以寬久之又曰從君十七年
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謹視之如我在也嗚呼孰謂

孺人逝後三月而女亦相隨於地下哉痛哉悲矣
孺人懿行儉德可書者非一予尤痛其十七年中
荆釵裙布手自箴紉無金珠以耀首無錦綺以飾
身奉齋飯佛泊然無所嗜好卽歲時問遺父母未
請於予不敢輒專禮云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
孺人以之可不謂賢乎司徒公稱孺人能知大體
嗚呼知人哉孺人性慧強記初從予口授唐絕句
百首皆成誦吟諷中律呂予所賦詩亦頗能誦數
十篇禪誦之餘每舉以相娛樂旣十四五年扣之
一無遺忘似有慧業者然其生以康熙元年壬寅

六月十二日得年僅三十有二生女一人字淄川
畢氏生十年矣後其母百日殤嗟乎未及笄也是
爲下殤下殤小功制於禮矣痛哉又撫女一人林
氏出字鄒平張氏謹忍涕志其梗概以俟當世之
爲中壘者將以慰孺人於三泉亦聊以抒吾悲焉
亡兒啟渾墓碣銘

漁洋山人次子曰啟渾字奕遠母張淑人其生以
順治十三年丙申五月其殤以康熙十一年壬子
六月葬二十一年矣宰木已拱而墓無片碣感念
亡兒若在初歿乃書其梗概於石庶幾吾兒有知

瞑目地下云兒之初生先司徒先淑人年未及艾而子先一年成進士家門方鼎盛兒白皙而敷腴兩大人珍愛殊常五歲從宦揚州入家塾以唐五七言絕句授之頗成誦十歲從宦京師十四歲歸補諸生是年從宦淮浦權署得懸癰疾庸醫施刀鍼予方以河涸額缺憤憤聽醫所為症遂不可療予不悟也明年入都從浙西李生學為文頗清拔然坐或跛倚予初訶責之兒不自言其母淑人為言予始知醫向所為悔之然無及矣又明年其幼弟獅兒病亟兒五更冒風露馳召醫躬視湯藥其

孝友有過人者兒亦不數以病告也又明年壬子正月忽欲歸省祖父母以其夙疾不任輿騎止之不可會張淑人為先慈淑人製冠帔遂命兒齋以往留三月返京師五月杪兩大人遣綱紀迎兒歸娶行有日矣忽得寒疾而癰日潰醫皆束手遂不起兒殤後檢其篋中得手寫制舉文數通風氣日上使其不死非碌碌者而竟未成人以殤悲哉悲哉兒聘高氏淄川御史珩之女未及娶銘曰生十七年而芳蘭忽摧既二十年而尚俾我哀電光泡露兮汝胡為乎來哉

二殤女墓甄志

漁洋山人有三女皆幼穉歲庚午山人自少詹事遷御史中丞迎其家以五月至京師六月長女殤其年十月歸葬附其仲兄啟渾墓次若干步又三年癸酉四月陳孺人卒甫百日而第三女又殤女孺人出也將以是年冬從母歸葬於是山人反袂拭涕收召魂魄書二女生卒本末使刻墓甄納之藏按禮中殤大功下殤小功以其未成人也故薄之情屈於禮吾不能越禮以用吾情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是有棺而無槨也吾忍

乎哉古禮之不可行於今久矣雖違禮以用吾情可也長女小字阿端以康熙己未五月初九日生於京邸其母張也女自襁褓中娟好如玉雪天性至孝未十歲舉止如成人予每食非女同之弗甘也將上京師其諸兄嫂送之皆泣女亦泣以五月九日至京師則其生日也會天雨予迎之中門抱持而喜每退朝必召之食六月望召之食至則不食以爲偶耳是夕遂病十七日病亟呼父不止頃之卒年十有二女病不在死法庸醫殺之也傷哉第三女阿宮以甲子九月二十日生京邸女生而

余遷宮尹故以名之甫彌月予奉朝命祀南海之神女隨母歸里雖女也魁梧類男司徒公愛之恒在提抱乙丑予粵歸過里省觀司徒公未幾北上而女病灸之良愈七歲得癩疾然健如黃犢病已輒距躍如故壬申女九歲母病瘵臥疾數月女亦病予不暇視也母死女日益病百藥卒無效後其母百日竟死甫十歲耳傷哉始阿端之葬也予為詩哭之曰左氏嬌女詩陳王金瓠詞忘情非太上萬古一銜悲既而自疑曰一詩而引二事是疑於兩女也不祥然孰意其果識乎豈動乎四體鬼

者告之乎噫

蠶尾集卷五

--	--	--	--	--	--	--	--	--	--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table area,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table area,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